

御纂七经：书

第十一册
函

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八

立政

集傳

吳氏曰。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。而其旨意。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。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。蓋古者外之諸侯。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。則亦自擇其屬。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。伯冏謹簡乃僚之類。其長旣賢。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。葛氏曰。誥體也。今文古文皆有。

集說

程子曰。周公作立政之書。舉言常伯。至於綴衣虎賁。以知恤。茲者鮮一篇之中。丁寧重復。惟在此一事而已。又曰。僕臣正。厥后克正。又曰。后德維臣。又曰。侍御僕從。罔非正人。以旦夕承弼厥辟。出入起居。罔有不欽。是古人之意。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。蓋所以涵養氣質。薰陶德性。故能習與智長。化與心成也。○林氏之奇曰。成王繼統。周公爲師。召公爲保。二公在王之左右。而爲賢才之主。於內則天下之賢莫不因之以進。想夫朝廷之上。小大前後。莫匪正人端士也。而此篇猶以用人爲戒者。蓋成王旣聽政。以躬攬萬幾之務。則一進一退。而邪正兩途自此而分。此周公所以諄諄以用人爲戒也。○呂氏祖謙曰。無逸立政二篇。相爲經緯。以無逸之心。明立政之體。君道備矣。自立政後。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。此絕筆也。爲治體統。因臻其極。而反覆申重之意。忠愛惇篤之誠。深長。

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。○陳氏櫟曰：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。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。故以名篇。孟子曰：人不足與適也。政不足與閒也。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無逸。周公格心之書也。立政。公言用人爲政之書也。忠愛拳拳體用備矣。

周公若曰。拜手稽首。告嗣天子王矣。用咸戒于王曰。王左右。常伯。常任。準人。綴衣。虎賁。周公曰。嗚呼。休茲。知恤。鮮哉。

集傳

此篇周公所作。而記之者周史也。故稱若曰。言周

公帥羣臣進戒於王。贊之曰。拜手稽首。告嗣天子王矣。

羣臣用皆進戒曰。王左右之臣。有牧民之長曰常伯。有
任事之公。卿曰常任。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。三事之外。
掌服器者曰綴衣。執射御者曰虎賁。皆任用之所當謹
者。周公於是歎息言曰。美矣此官。然知憂恤者鮮矣。言
五等官職之美。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。吳氏曰。綴衣虎
賁。近臣之長也。葛氏曰。綴衣。周禮司服之類。陳氏師凱
曰。天官有
司裘。有內司服。有縫
人。春官亦有司服。虎賁。周禮之虎賁氏也。陳氏師凱
曰。夏官虎
賁氏。掌先後王而趨。舍則守王闕。在國則守王宮。有
大故則守王門。又有旅賁氏。執戈盾夾王車而趨。



孔氏穎達曰。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。還自言拜手稽首。示已重其事。欲令受其言。故盡禮致敬。以告王也。召誥云。拜手稽首。旅王若公。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。與此同也。○林氏之奇曰。下文所謂宅乃事。卽此常任也。宅乃牧。卽此常伯也。宅乃準。卽此準人也。此以爲伯。而下文以爲牧。則以伯爲牧民之長。宜矣。伯既牧民之長。而曰左右者。蓋以牧伯而兼公卿也。夫常伯常任準人。所以與天子圖回萬幾者。固不可以不得人。然其朝見也。有時。至於綴衣虎賁。朝夕與王處。苟非其人。則王德以之。而靈雖外得其人。何補焉。○知人則哲。臯陶以爲惟帝其難之。常伯以下。周公以爲知恤鮮哉。乃知人主之職事。其所謂難者。莫難於此也。○呂氏祖謙曰。常伯等卽三宅。三代之書。他無所見。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。官有別名。如相曰阿衡。保衡。三卿曰圻父。農父。宏父。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。綴衣虎賁。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。以見其餘耳。職重者有安

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此數
職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
爲恤也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小大
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
非人處之矣○陳氏雅言曰周公言立政之道以得人
爲本是以統率羣臣將有言於王而先贊之以拜手稽
首以竭其事君之禮復稱嗣天子王以尊其爲君之名
所以開其進言之端也○孫氏繼有曰君道無不當謹
而惟用人爲要用人無不當謹而惟左右爲要常伯常
任準人此以議政而在左右者三事之外虎賁綴衣此
又以供役而在左右者侍御固不得與三宅
等其在王左右一也故羣臣並舉而言之

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
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

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
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

集傳

古之人有行此迫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

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
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
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
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
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

以爲君也。卽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。謀面者。謀人之面貌也。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。而徒謀之面貌。用以爲大順於德。乃宅而任之。如此。則三宅之人。豈復有賢者乎。蘇氏曰。事則向所謂常任也。牧則向所謂常伯也。準則向所謂準人也。一篇之中。所論宅俊者。參差不齊。然大要不出是三者。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。吳氏曰。古者凡以善言語人。皆謂之教。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。



林氏之奇曰。天下有至強之勢。不在於山川之險。甲兵之銳。人民之衆。惟在於賢才之多而已。能求賢才而用之。則其勢無敵矣。豈不大競乎。籲呼也。故籲俊有求賢之意。惟禹以籲俊爲心。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。○呂氏祖謙曰。自臯陶以九德告禹。夏后蓋世守以爲知人之法焉。方夏之盛。任三宅者如此。及其衰也。竝至於曾無義民。言所任者皆不義之人。無一君子也。茲乃云者。此乃三宅之位。非他位也。猶無義民。則他可知矣。○陳氏大猷曰。宅者。居而安之之謂。或才德不稱。或委任不篤。皆非宅也。○陳氏櫟曰。公旣歎知恤者鮮。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。夏后商湯文武。皆知恤此者。以次言之也。人中之俊。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。俊非徒才俊。必有德。如所謂以克俊有德。臯陶亦曰九德咸事。俊又在官。未嘗岐俊與德而二之。○陳氏雅言曰。有夏之君。信能行此用賢之道。不以國家之盛。治爲已足。惟以賢俊之當籲。爲未至其事。天之道至矣。有夏之臣。信能

有此九德之行。故不徒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。而且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。其事君之道得矣。夏之君臣各盡其道。此其立政之要也。以上迪字與下迪知忱恂作對說。呂氏謂周公之戒成王。自綴衣虎賁之外。其禮其辭與夏略同。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。三代告君之常法也。表親近之職。使人君不敢輕者。周公養源之精意也。○王氏樵曰。古之賢臣以人事君。古之賢王以人事天。

桀德惟乃弗作往任。是惟暴德罔後。

集傳

夏桀惡德。弗作往。昔先王任用三宅。而所任者乃

惟暴德之人。故桀以喪亡無後。

集說

呂氏祖謙曰。非人才果異於往日也。桀之惡德。弗作往。日先王之任用而已。往。惟俊德是任。效見於

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
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

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
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
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
德。

集傳

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
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
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

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
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
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
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
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
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
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
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

觀法之同。則大之至也。至純至大。治道無餘蘊矣。曰。邑曰四方者。各極其遠近而言耳。

集說

黃氏度曰。曰三有俊。辨論後來之俊。可居此三宅者也。克卽俊。就其所論定。無不可登用也。旣用三宅。又辯三俊者。文王之詩曰。思皇多士。生此王國。王國克生。維周之禎。人材惟層出。聞見用之不盡。而後國家之興爲未艾也。○呂氏祖謙曰。嚴惟丕式。嚴思賢者。惟大則效之。然後能用宅俊。所謂學於伊尹。而後臣之。其一證也。未用宅俊之前。知之者惟湯。旣用之後。則夫人而信之。○蔣氏悌生曰。嚴惟者。其難其慎之謂。簡擇於未用之前。旣用之。必使爲政於天下。丕式者。信任於使。用之後。○陳氏大猷曰。事事物物之理。莫非天命之流行。典禮刑賞。則其大者。湯升天位。大理治上帝之明命。謂大治天下。使事物昭然。各當於理。卽丕釐上帝之耿

命也。○陳氏櫟曰：宅俊用而遠近孚，蓋舉用當而人心服，好人所好，不拂人之性，故也。嚴惟丕式，君大法乎賢也。用丕式見德，下之人因之而大法乎君也。湯用三宅，而且儲三俊，以供無窮之用。上廣夏后之所未及，而下爲文武之所取法焉。○王氏樵曰：思慮精專，一於賢者，卽凡事委心聽順，惟賢者是師，而不自用，便是不式處。○兩丕式字，上言君丕式乎賢，下言民丕式乎君，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，而以德自見，所謂徧爲爾德也。○鄒氏禎期曰：湯之心與宅俊合，故商邑之心與湯合。宅俊之德爲湯所式，故湯德又爲四方所式也。

嗚呼。其在受德。譬惟羞刑暴德之人。同于厥邦。乃惟庶習逸德之人。同于厥政。帝欽罰之。乃倅

我有夏式。商受命。奄旬萬姓。

集傳

羞刑進任刑戮者也。庶習備諸衆醜者也。言紂德

強暴。又所與共國者。惟羞刑暴德之諸侯。所與共政者。惟庶習逸德之臣下。上帝敬致其罰。乃使我周有此諸。復用商所受之命。而奄甸萬姓焉。甸者。井牧其地。什伍其民也。

集說

王氏安石曰。羞進也。有崇尚之意。桀紂所用非人。皆本於身有惡德。故曰桀德受德者。推本言之也。

○呂氏祖謙曰。論夏商之興亡。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。立政之體統。端在此矣。○共政之任。親於共國。舉賢者。拔其萃。嗜惡者。從其尤。皆用其極者也。○鄒氏季友曰。井牧周禮。小司徒井牧其田野。注云。井牧者。襄二十五

年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是也。田制一夫百畝。故百畝爲夫。九夫爲井。隰臯之地。九夫爲牧。二牧而當一井。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。什伍。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。又族師云。五家爲比。十家爲聯。五人爲伍。十人爲聯。以受邦職。以役國事。○申氏時行曰。同于厥邦。是在外之諸侯。同于厥政。是在內之臣工。用非人以理厥邦。則四方之丕式無有矣。狎小人以敗厥政。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。正與湯相反。

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。灼見三有俊心。以敬事上帝。立民長伯。

集傳

三宅三俊。文武克知。灼見。皆曰心者。卽所謂迪知。

忱恂而非謀面也。三宅已授之位。故曰克知。三俊未任。